

# 「成金」的没落

祝子平

成金的增加,一方面便造成了奢侈的风气。据报上说,中元答赠,从前不过数元的商品券,现在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稀奇。又据三越百货说,千元一条带,五千元一件单衣,卖得很好。

“……有些富翁买尽了邻近的几条街,将所有住民都限期勒迁,改作他的‘花园’或别墅避暑,截住人家饮水的来源,引到自己的花园里,做几条瀑布看看。”这是周作人1919年写的一篇访日感想文章中的一段文字。文中的“成金”一词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暴发户。吾生已晚,当我到日本时已是世纪末的八十年代。然而日本奢侈的风气却有增无减,三越百货的带(和服腰带)已经是上百万日元一条了。电视新闻中时常会有在什么竹林里,或是废品的旧家柜里发现好几亿日元现金的报道。成金们的钱似乎多得无处花,市面上流行请客吃饭叫“梯饮”,就是一个晚上连着带客人去好几家餐馆、酒吧,而且一家比一家高档,就像梯子一般越来越高,当然这“高”是指价格高,一个晚上每个人花去二三十万是常事,三十万日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将近一万元。

然而,才几年工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几乎是一夜工夫,银行、企业纷纷倒闭,“成金们”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昔日车水马龙的夜城,一瞬间显得冷冷清清。笔者亲眼目睹,昨天还是神气活现的那些个人,今天则成了东躲西藏的逃债者。特别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日本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我这次去日本最大的感受是高速公路上车辆稀稀拉拉,东京的皇官前广场和大阪市政府大楼周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明显地增多了。是的,曾几何时,成金们都无可奈何地没落了。

由此联想到我们,现如今一夜暴富者们的奢侈风气比之邻邦我认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红白喜事,中元答赠已远远不是五十百元可应付得了。官场上,商场上,情场上,人场上,“成金们”的所作所为也远远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道得清说得明了了。所以,我只想在此提醒一下,当心没落!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个提醒不屑一顾,也许他们会举例说成金们并不一定会

没落,他们可以成为贵族。其实这只是他们的自我标榜,或者说只是那些阿谀者对他们的奉承。贵族,其骨子里还是成金,贵其量可以套用一句名言叫做:贵族是成金的最高阶段。所以说,贵族最后也会没落,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远的隋炀帝杨广,一个近的IMF原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这两个人都应该是贵族,中国有句老话叫“高处不胜寒”,贵族是在高处,他是经不住非常的寒气的!没落也并非坏事,回归自然,回归本色,回归大地,使自己能够踏踏实实!

## 三文鱼之歌

推破浣溪沙

陈平

昨日读报,欣闻三文鱼乃忠贞情侣鱼。其生命和“爱情”之伟大,令人感慨。故以歌之。

西风乍起叶色浓,群山万壑溪流淙。千里迢迢辞大海,端急中。

三寸三文非等闲,一路风雨一路同。枝繁叶茂会有时,萌无穷。



陈丹燕

## 稻米

我看世界,有时并不完全看到不同,而是在陌生中发现自己最为熟悉的

东西,在烂熟于心之后的幡然新意。这种难得的新发现,犹如哥伦布发现的那些新大陆。对江南人来说,大米在陌生环境与陌生心境里,显现出它的新面容。因此稻米的地理是故乡的,更是世界的。是体己的旧相识,更是传奇的新大陆。

我带着自己的亚洲胃走到哪里,哪里就能邂逅我的米。那是在我还未出生,就通过母亲的血液养育我的优美而朴素的植物,那是在我第一次生命的婴儿时代,除了母乳第一次吮吸的液体,米温柔营养的汁液。这个我在天涯海角都走不出此生的恩物,走不出对它的依恋,与它的邂逅和发现。

在他乡村托下,稻米处处表现出它的归属感。在故乡衬托下,稻米处处表现出它悠长斑驳的历史。它不光养育我,养育我的父母,也养育整个良渚王国广阔疆域的世代,养育吃大米的亚洲,和亚洲色彩斑斓的神话、艺术和人民。它是我的根。吃得到它,不能吃到它,它总在身体中央的胃里,在那里散发温润与清香。

## 城市家园(布面油彩)

尚祖玉



能和人民亲近,是因为我曾用自己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了那些倒下去的死者,祈求过怜悯同情。”(《纪念碑》)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一样,普希金曾经是我们最熟悉和喜爱的外国诗人。我还记得,当“文革”结束、中外名著开禁时,我们曾经是那样激动地阅读戈宝权、查良铮等翻译的普希金诗作。我还抄写、背诵过不少普希金的诗,特别是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时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那些诗篇曾经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岁月,激励着我们成长。所以,在俄罗斯见到普希金塑像时,就感到非常亲切,浮想联翩。

母亲的针脚,永远是那样细细密密,匀称称,绵延不绝。

记得我们小时候,在艰辛的生活背景下,母亲为省下裁缝钱,家里的衣服都是她自己裁,手工缝。她晚上常坐在单位的会议室门口,借着路灯光,一针一针地缝。我没统计过,哪怕一个几岁孩子的衣服,也要上万只针脚吧?总之,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且,那时还要经常补破衣服,母亲总是缝个不停。

母亲在空闲时,也曾教我们缝补,她说,要紧的是针脚平整,不能粗针大线地缝,要不急不躁。可我们只是缝个新鲜,三下两下就不弄了,永远也学不会母亲那匀称的针脚。

后来,我上了初中,大孩子的衣服要复杂些,母亲的裁剪本来都是自学的,为了让我们的衣服好看点,就请人从上海带来剪好的衣服纸样,然后照着上面剪。我们大了,再用手工缝出来,恐怕不像。母亲便想法挤出生活费,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脚一踏,达达一阵机器响,衣服就缝出来了,快得多。

缝纫机的针脚当然更密,更好看,更快。我们有了更好看的自裁衣,母亲却并没省力。比如,袖子在安上去的时候,衣领再弄上去时,

都是考手艺的,母亲常常长吁短叹,当然,最终还是让那些细细的针脚,密密地爬上了该去的位置。

而且,母亲的同事、亲友,甚至我们的同学,都有可能拿衣服来请她帮忙。我们常常看到她在深夜的灯下,为那一些针脚忙碌。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尽责,又肯帮忙的人。

到我们参加工作,家庭条件变好,衣服也都是请人做或买,我想,母亲总不该再缝纫了。没想到,那台缝纫机,却只是稍为闲点,因为这时又流行自制沙发布,做床上用品等。后来,随着外孙们的到来,母亲更是忙着缝这缝那。孩子们的棉布衣服,总是母亲自己做。有时还会做些美丽的贴花,那贴花的针脚,仍是手工缝的。她说,一件小衣服,用不着拿出来,她是怕我们花钱。

孩子们大了,母亲已七十高龄,戴上了老花眼镜。但她还是常常剪和缝。她不愿浪费任何东西。破了伞,伞骨用来做成各种厨房用的挂钩,伞面都用来做成口袋,有绣花的还想法弄在中间,实用而

## 细密针脚缝满情

杨军

的叶卡捷琳娜宫。普希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写下了许多赞美皇村的诗篇。1937年,为纪念普希金,皇村改名为“普希金村”。这里的花园中间也竖立着一尊普希金的雕像,诗人也身着燕尾服,坐在长椅上侧首沉思。

我见到的第三座普希金塑像是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前的艺术广场。普希金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1837年,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普希金在与疯狂追求冈察洛娃并侮辱攻击自己的法国流亡贵族丹肯斯特的决斗中身亡。这座塑像高达四米,是三座中最高的,诗人站在高高的花岗石基座上,神情严肃,昂首眺望远方。这座塑像是1957年为纪念诗人逝世120周年而建的。

据记载,在俄罗斯,普希金塑像远远不止这三座。在他的故乡、他的旧居、他的流放地等地方,都有他的塑像或纪念馆。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在诗歌中抨击专制暴政,呼唤民主自由,为俄罗斯人民立言,为俄罗斯命运担忧,因此深为俄罗斯人民热爱。在阿尔巴特街普希金塑像前,我就见到放着一束鲜花,想来是不断有人为他换上的。俄罗斯人对普希金的怀念之情,可见一斑。

古往今来,有多少帝王和暴君为自己竖立起宏伟的塑像,但随着王朝的更迭和暴君的覆亡,这些塑像多被拉倒或遭毁坏;偶有遗存,人们也多视其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发抒一些怀古或兴亡之感而已。而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上作出过贡献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即使没有塑像和纪念碑,他们的事功言行也永存在人们的心中,普希金就是其中之一。正如他所断言:“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所有的人民,都会讲着我的名字,……我所以永远

和人民亲近,是因为我曾用自己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了那些倒下去的死者,祈求过怜悯同情。”(《纪念碑》)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一样,普希金曾经是我们最熟悉和喜爱的外国诗人。我还记得,当“文革”结束、中外名著开禁时,我们曾经是那样激动地阅读戈宝权、查良铮等翻译的普希金诗作。我还抄写、背诵过不少普希金的诗,特别是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时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那些诗篇曾经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岁月,激励着我们成长。所以,在俄罗斯见到普希金塑像时,就感到非常亲切,浮想联翩。



张伟舫 书法

如套娃、望远镜、琥珀饰品等的小店,以及报刊亭和旧书摊,还有不少艺人在街上作画。我们去的目的是购物,不期然发现街上有普希金的故居。1799年,普希金在莫斯科出生,并一直住到1811年,那年他去圣彼得堡皇村学校读书。1831年,他再次回到莫斯科,与他小12岁的

## 普希金塑像的联想

高克勤

莫斯科第一美人冈察洛娃结婚,在阿尔巴特街的一栋二层小楼租了几间房作新房,不久他们就迁居圣彼得堡。故居对面的街边,矗立着普希金与冈察洛娃携手的青铜雕塑。这是1999年为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特意铸造的。雕塑上的普希金身着燕尾服,与夫人一起平视前方,洋溢着意气风发的神情。

我见到的第二座普希金塑像是在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1811年,12岁的普希金进入刚开办的贵族学校皇村中学读书,在这里度过了6个年头。皇村中学环境幽美,紧连与彼得大帝齐名的叶卡捷琳二世女皇建造的以精美著称

许多人知道“吃得太油腻、要生高血压”。摄入脂肪过多,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将加重高血压,确是不错的。但高血压与盐摄入过多却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却常被忽视。高血压的患者多不知道要控盐,在许多健康教育的读物中亦很少强调控盐之事。结果是我国人均耗盐量世界第一,而有高血压患者近2亿,亦是世界第一。

据研究,原始人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并不知道要吃盐。到了农耕时代,食物变得丰富起来了,人们开始感到若是在食物中再加盐,便更可口了。于是盐逐渐成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不可或缺之物。盐是作为调味品进入人的生活的,人对它的需要量其实并不大。据生理学家研究,每人、每天只需需1.4克而已。我国民众在饮食上素重口味,近年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菜肴品种多、数量大,盐耗用量日增。据调查人均每日摄入皆在10克以上,北方一些地区甚至高达15至18克之多。

盐摄入过多对健康最大的影响是诱发高血压。当盐摄入过多时,血液中盐分便会将身体组织里的水分吸收到血液中来。血中盐分的增高,还会令人觉得口干,于是便要喝水,这些水会被盐保留在血液之中,使血液循流量增加,心脏被迫加强收缩力度,从而增加了对血管壁的冲击力;血管中的流量增加,也必定增加对血管壁的压力,亦即升高血压。

高血压虽然可以毫无症状,但高血压损伤血管,促成动脉粥样硬化,成为心脑血管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高血压也是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的重要病因。故防治高血压在我国,实为防治慢性病之重点。欲防治高血压,控制盐的摄入则亦应列为重点。

盐摄入过多能损伤胃黏膜,亦与胃部疾病、甚至胃癌有关。

我国卫生部发布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指出:每人、每天盐摄入量应低于6克。实际上这仍是一个考虑到我国国情的提法,因为若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应为5克。西方人吃得淡,如美国统计是人均每日摄入盐约3.7克,即使如此,美国的一些健康团体仍在发起“减盐运动”,希望将人均每日耗盐量压缩到2.8克。据他们估算,若能成事实,美国每年将因而减少20万例死亡。对照于我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最近我国卫生部、发改委等15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慢性病防治规划(2012-2015年)》,提出的三年奋斗的目标中有“全国每日人均食盐摄入量降至9克以下”,看来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提法。不过须知,此处所指的“盐”,还应包括酱油中的盐以及各种腌制食品中的盐。全国每日人均降至9克以下并非易事。

日常生活中摄入多少盐,确也难精确计算,但我国民众应该建立“吃得淡些有益健康”的理念,争取吃得淡些、更淡些。

## 吃得淡些更淡些

杨秉辉



走出“亚健康”

走出“亚健康”

走出“亚健康”

走出“亚健康”

走出“亚健康”

走出“亚健康”

走出“亚健康”

走出“亚健康”